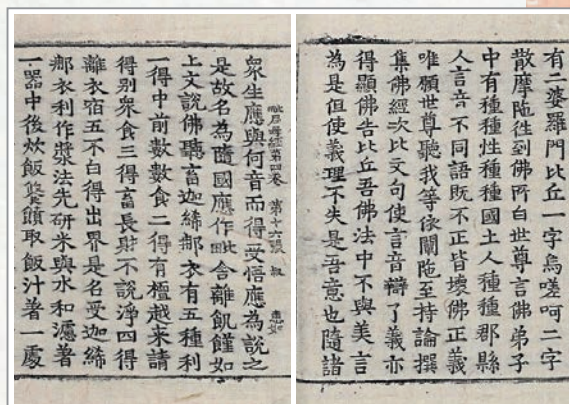


台灣佛教的「譯」世界

佛典漢譯概況簡介

佛法的傳弘，從佛陀時代就是隨方俗言說法，如《十誦律》卷二十六云：「佛以聖語說四諦法、苦集盡道，二天王解得道，二天王不解。佛更為二天王，以馱婆羅語說法，（略）是二天王一解、一不解。佛復作彌梨車語，（略）四天王盡解。」，又《四分律》卷五十二說到：「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習佛經。」因此，佛法的傳揚完全可以當地的語文來學習、來證悟。然以各地的語言文字來學佛，則應不偏離佛法核心教義，如《毗尼母經》卷四：「有二婆羅門比丘，一字烏嗟呵、二字散摩陀，往到佛所白世尊言：『佛弟子中，有種種性、種種國土人、種種郡縣人，言音不同。語既不正，皆壞佛正義。唯願世尊聽我等，依闡陀至持論撰集佛經次比文句，使言音辯了義亦得顯。』佛告比丘：『吾佛法中不與美言為是，但使義理不失，是吾意也。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，應為說之。』是故名為隨國應作。」經中正明依任何民族的語言文字學佛法，必須符合佛法義理，不能有所偏失。因此佛法傳遞到各國家民族，如何讓該地人能掌握佛法義理，精準將佛法義理翻譯成當地的語文就非常重要。



《高麗藏》中收錄之《毗尼母經》卷四（局部）

中國佛經的翻譯，從東漢起至宋代為止，將印度佛教的大小乘、顯密等經律論譯成漢文，並發展出各大小乘的學派宗門。同時漢譯佛典流傳到韓國、日本、越南等地，形成漢傳佛教傳統。而印度佛教傳到中國，也從過渡時期的格義方式進展到精準表達佛法義理內涵，融入到漢文化中，成為漢民族的文化思想之一，是民間百姓生活中不能切割的宗教習俗。但到了明清時代，佛教變成百姓心

目中，以度幽救死、念佛往生等佛事為主的習俗，對有益人心的佛法義理經典，能深入體解者不多，甚至束之高閣，以至面臨社會的變動，被當作犧牲的對象，因此有「廟產興學」成為清末民初文人以為救國的運動之事。

民國初期佛教的高僧大德，開始在佛教內部推動革新運動，設立佛學院，研究教理，從日本引進西方治學的佛學研究方法，並重視佛教經典語文與國際語文的學習，進而譯介相關的學術著作或南傳、藏傳的經典著作。到了國民政府遷至台灣，大陸佛教發展因而中斷，台灣佛教也因此繼承了佛教革新運動，對佛教教理研究不遺餘力，不只在寺院設立佛學院，也推動了大專佛學研究社團的成立，讓更多的知識青年學習研究佛法。這時期有不少居士譯介了日本及西方學者的佛學著作，有助於台灣的佛學學術研究。民國 76 年黨禁報禁的開放，台灣佛教不僅引進國際佛學學術研究人才，同時藏傳與南傳佛教也到台灣傳法。與之同時佛教界開啟了另一波翻譯藏傳與南傳經典著作的風潮，同時亦有將漢文佛典翻譯成他國語文的成果，為弘傳漢傳佛教盡心盡力。就個人觀察，佛教經典與著作的翻譯，大體有以下幾個面向的成果呈現。

將日文佛學著作翻譯成漢文的概況

由於日本明治維新，佛教面臨神佛分離，在揚神抑佛的政策下，受到了很大的傷害。日本佛教界救亡圖存的方法之一，是派員到西方學習學術研究的方法，回國從事佛教教育與學術研究，藉以提升日本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。同時現代佛教學術研究的成果出版，在亞洲處於領先，成為研究佛學者必須閱讀的著作，因此台灣佛教界陸續將維新後各期日本學者如高楠順次郎、木村泰賢、宇井伯壽、水野弘元、中村元等人著作譯成中文，這些著作有些收錄在藍吉富居士主編的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或《現代佛



學大系》。而筆者所知之譯者有李世傑教授、許洋主老師、許明銀居士等等，其中許洋主老師長期教導學生佛學日文並指導學生翻譯，並成立「如實佛學研究室」講學梵、巴、日等文法及從事翻譯。

藏文翻譯成漢文的概況

在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中亦有不少藏傳佛教的譯著。然對藏傳宗派的著作譯介中，早期有法尊法師譯格魯派宗喀巴大師的《菩提道次第廣

論》及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，其中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影響了台灣學習此論的風潮，如日常法師所推動的廣論班，在台灣各處開課以形成的福智教團。張澄基居士譯介藏密噶舉白派密勒日巴祖師的歌集及傳記、與岡波巴大師全集選譯；金剛乘學會劉銳之上師譯介寧瑪巴之大圓滿、大手印教法之相關經論與西藏佛教史等，都有助台灣民眾對藏傳佛教的認知。

現在的福智教團亦有組織大慈恩譯經基金會，由如法法師等譯介以格魯巴教義與修行為主的經典與著作。欽哲基金會在宗薩欽哲仁波切的發起下，成立了二個譯經計劃。一個是「八萬四千·佛典傳譯」計劃，目前的工作則是將藏文大藏經譯成英文。另一個是「圓滿法藏·佛典漢譯」計劃，主要作目標是將所有未譯成漢文的藏文大藏經翻譯成中文。這二項譯經計畫都是為了完整保存佛陀的教言，為大眾保留並延續聞思修三學的實踐傳統。「圓滿法藏·佛典漢譯」譯經計劃中並有培訓翻譯人才的計劃，以「沉浸式全藏文教學、中文訓練、翻譯實作、參與圓滿法藏的譯經工作」等四個訓練，希望培養出優秀的譯者，共同完成藏傳經典全數漢譯的殊勝願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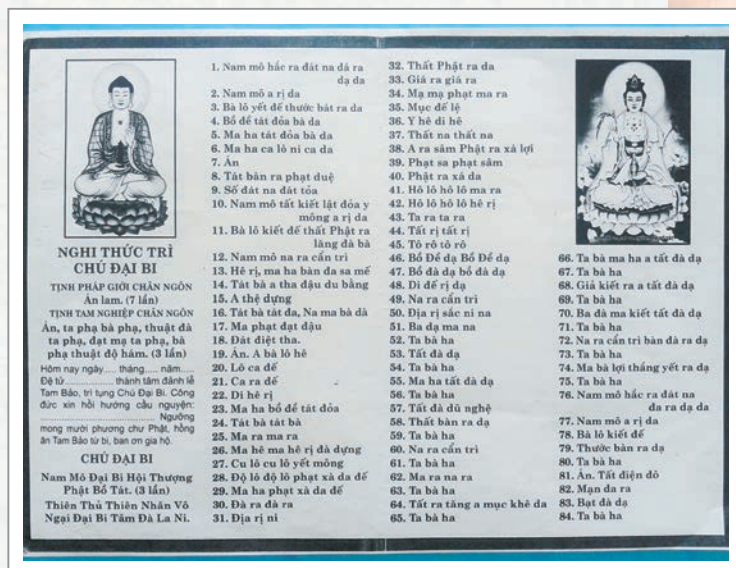


慧炬出版社出版之《張澄基先生佛學翻譯與論著全集》

漢文翻譯成越南文、法文

越南佛教屬漢傳佛教體系，其所用經典是漢文佛典，但卻只流傳在佛教僧侶與知識份子之間。歷史上，越南文字使用有三個時期，首先是漢字，其次是喃字，最後是現代用的越南國字，也就是羅馬拼音。由於秦漢時越南屬秦漢管轄之地故用漢字。喃文則是宋代前後開始的越南文字，但都跟漢字有關，非一般百姓能閱讀的文字，直到法國殖民給越南帶來羅馬拼音，創造了越南的國字，百姓才開始使用文字。

因此來自越南寧順省的淨行法師，於1969年來臺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，並於1981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。淨行法師在1979年成立靈山講堂，開設禪坐氣功班接引眾生學佛。之後陸續創辦靈山佛學研究所、石碇靈山禪林寺，從事佛法教化事業，1990年成立「財團法人靈山文教基金會」。



越南語版《大悲咒》

法師認為佛教傳入越南有千年以上的歷史，但佛教經典卻沒有越南文譯本，尤其是適合現代越南人閱讀的經典，於是1993年開始推動「越譯大藏經」的志業，計劃將漢文大藏經翻譯成越南文。透過文教基金會的護持，淨行法師在胡志明市的法寶寺成立了譯經辦公室，召集了全越南一百五十位第一流的漢學專家、佛學專家和越文專家參與譯事。至2015年為止，由台灣世樺印刷廠印行出版五百套第1冊至第187冊越南文的《靈山法寶大藏經》。淨行法師在完成越南文經典翻譯後，更進一步希望

將漢傳佛典譯成法文，以協助學佛的法國人，然法師於 2015 年捨報圓寂，此翻譯事業有賴於後繼者來完成了。

南傳佛教經典翻譯成漢文的概況

南傳佛教經典翻譯成漢文的狀況，可分為二個時期，首先是高雄元亨寺菩妙法師任住持時，1987 年成立「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」，聘請旅居日本的吳老擇居士為總編輯，歷時 12 年於 1998 年翻譯完成，以元亨寺版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刊行。此外，又在台灣及斯里蘭卡籌設巴利佛學研究機構，並派學員赴斯里蘭卡研究巴利語及南傳佛教，致力於漢傳與南傳佛教的交流。



高雄元亨寺



元亨寺版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(部分)

除了巴利三藏的漢譯外，台灣在內觀禪修葛印卡十日禪的帶動下，興起南傳佛教禪修的熱潮，其禪修經典及論著也譯成中文推廣。根據〈臺灣地區南傳佛教非營利出版品現況分析（上）〉到 2009 年止，出版印行南傳佛教著作較多的非營利出版單位，有圓光寺印經會、法耘印經會（後改名「法耘出版社」）、香光書鄉出版社、淨心文教基金會、法雨道場（嘉義新雨的前身）、財團法人內觀教育基金會、高雄市正覺學會、慈善精舍、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、南山放生寺等共十個單位，這些譯介的內容除了禪觀經典如四念處經外，以泰國阿姜查、佛使比丘、緬甸馬哈希禪師、帕奧禪師等禪師著作為主。

以上僅就個人所見略作記述，定有未能備載者，還望海涵。欣見佛典傳譯事業在台灣寶島日益隆盛，謹以此文表達誠摯的尊敬與祝福。🌀